丹佛

孔雀好看

刘宁生 1955年生于南京,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留学美国,从事IT工作,现定居科罗拉多州丹佛市。



这是第二次在樱桃溪公园看见野生孔雀。对,我决定称呼它们为孔雀,不犹豫了,即便有谁后来证明它们不是。

记得小时候在玄武湖公园围观圈养的孔雀,赖在那里死活不肯走,非要等孔雀开屏。大人说,要冲着孔雀大声称赞:“孔雀好看”,还要自己穿上漂亮的衣服,受到赞美的鼓舞与竞争的激励,孔雀才会展示它的美丽。于是,身边一位穿戴鲜艳漂亮的大姐姐,用地道扬州口音连声大喊:“孔雀好看。”



如果您能欣赏扬州话抑扬顿挫的韵律美,就不难理解上世纪六十年代王少堂的《武十回》为何那样火。火到如果您正好下班,沿着南京城南门东马道街1号由西向东走,可以连续听完收音机从栉比相邻的窗户或门洞里传出来的三十分钟扬州评书,到家正好吃饭。

孔雀似乎能听懂扬州话,它真的开屏了:原本折叠起来拖着扫地的羽毛,冲着我们成直角扇形竖立。脸上骄傲的神采,与它的雄姿一样得意非凡。觉得尚未尽兴,它有意识缓慢地移动步伐,转向不同方向的观众,展示自己正面的绚烂。但开屏的孔雀反面对着我们时,有人发现新大陆一样地喊:看!孔雀在抖。其实,岂止是抖,是每一根羽毛在痉挛。孔雀是在本能地,歇斯底里地拼命,把它美好光鲜的一面展示给它的配偶和我们观众。

此后,每逢见到孔雀,总是条件反射地跳出记忆中大姐姐的那句动听的扬州话“孔雀好看”,同时联想到中学语文陆老师用扬州话朗读《陈涉世家》中的那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若把“雀”念成“缺”而不是“恰”,就缺了灵魂。

见四下没人,我把车缓缓停靠在路边,生怕惊动了正在觅食的孔雀。轻轻按下车窗键,又一次条件反射一般地大声喊“孔雀好看”,扬州腔的。

樱桃溪公园的孔雀来路不明。虽然乐府民歌长诗《孔雀东南飞》创作年代颇有争议,但不晚于六朝是学界共识,距今1800年。美洲不是孔雀的发源地,但谁又能科学地否定现代美洲的绿孔雀不是由中国大西南一路向东飞过来的呢?有诗为证:“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大概是移民此地时间久远,它们早已不懂汉语,更不用说汉语方言。我意识到这一点还不算太迟,旋即改用英文喊What beautiful peacocks!两只孔雀依然无动于衷。

它们既不懂扬州话,也不懂英文,又不是美洲土著,说不通啊。我把当时拍到的照片发在朋友圈,很快看见评论。一位资深英语学者朋友在评论中区分peacocks(雄孔雀)和peahens(雌孔雀),足以显示英语的功力;有人解释雌性孔雀是不会开屏的;独有一位热心又认真的好友知会我:他审慎地用AI鉴定了我拍的孔雀照片,证实那是火鸡,美洲土著,原籍墨西哥。

难怪它们不理我,听不懂扬州话“孔雀好看”。有人精辟地解释过成语“对牛弹琴”:弹琴人愚蠢的悲曲。

回家后,翻出一段王丽堂的“三碗不过冈”,过瘾。还是孔雀好看!如果一定要区分peacocks和peahens,说“What beautiful peacocks”,性别歧视不说,韵律美就完全消失了。

没了扬州话“孔雀好看”那亲切的抑扬顿挫,我真不在乎孔雀好看不好看,甚至不在乎樱桃溪公园里巧遇的是孔雀还是火鸡。

伦敦

切尔西花展

侯睿恺 曼彻斯特大学会议口译硕士,热爱旅行,翻译出版7部小说及散文。



在伦敦,引发交通堵塞的主要有三件事,一是国王陛下出行,二是国家足球队被幸运女神眷顾,惊险取胜,三是在阳光灿烂的5月下旬,切尔西花展对公众开放。



切尔西花展创办于1862年,最初在肯辛顿举行,1913年起,迁移到伦敦切尔西皇家医院举办,被誉为“园艺界的奥斯卡”。在展期的最后一天,我邀约了在伦敦国王学院读博的朋友,一同前往看展。

花展把切尔西地区的商家都卷进来了,还没有到花展的核心区,就看到大量的花艺装饰,商店、餐厅和酒吧的门廊、橱窗,以及户外的立体壁画、装饰性人偶的拖地长裙,无一不是以大量的鲜花与藤蔓植物做了装点。甜品店门口,比人还高的三层下午茶点心架子上,马卡龙、杯装蛋糕、司康饼、水果塔等,都由浓艳的鲜花装点而成。花展期间,这些商家也在争取拿到“最佳花卉展示”的冠军头衔。看展的绅士淑女满脸荡漾笑意,打扮得形同画中人,女士的发髻上缠绕着蔷薇花环,比脸还要大的朱顶红被当作了鬓边的耳饰,男士的草帽上点缀着鲜艳的雏菊,连主人带来的白色小狗,都戴着一顶大花蕙兰和多头玫瑰编就的防风帽。

切尔西花展分为室内、外两个展区。室外展区主要是花园展览,安放着不少寓意丰饶的雕塑,如发辫用藤条编织的铜雕作品“大地之母”。因为花园的地址就在医院,因此每年都有为病人的康复创设的小型主题花园,比如今年,英国哮喘与肺部疾病协会,就专门为呼吸系统薄弱的病人打造了一个花园,种植着大量清肺利咽的药草,庭院后侧木格栅墙面,专门采用4~4~6排布的样式,暗示人们在紧张焦虑、心慌、呼吸急促时,不妨尝试4~4~6深呼吸调整。再比如,英国帕金森病协会还在这里打造了一个治愈型花园,一条由防腐木打造的引水渠,蜿蜒穿越缤纷花境,病人可手扶水渠慢慢行走,这反映了大自然将与病人“相伴前行”的温馨主题。渠中的潺潺水流就像打开了舒缓性的开关,据说可缓解帕金森患者的四肢僵直与抖颤。

室内展览中,大量展出的园艺珍品让人目不暇接,就在我对准一株魔鬼文心兰尽情拍照时,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大叔跟我搭话:“Look, doesn't it look like Sun Wu kong?”(“看,它像不像孙悟空?”)经他一提醒,我恍然,原来这株兰花看上去如此亲切是有道理的,它的花朵通体金黄缀有褐纹,宛如孙悟空的锁子黄金甲;花瓣的顶端,挺立着三根细长“翎角”,神似凤翅紫金冠,每一朵花,都像是腾云驾雾的齐天大圣。

令我惊讶的是,眼前这位驾驶电动轮椅的残障男士,正是这株兰花的培育者。他虽然在12年前的滑雪旅行中摔倒,导致脊椎严重受伤,如今只能坐轮椅,但作为一名芯片专家,他依旧深爱园艺与大自然,其目标就是要培育出更“威风凛凛”的魔鬼文心兰,为此,他创建了家庭温室,致力于利用组培技术,筛选花枝更为纤细高挑,“翎角”纤长,并微微卷曲,花朵的核心部位状如猴脸的个体,这样,齐天大圣才像是一个跟头翻到半空,并发出了一阵畅笑。

我没有想到,在切尔西花展上,我竟然遇到了一位1986年电视剧《西游记》的粉丝。大叔竟能哼唱电视剧开场时耳熟能详的主题曲,他总结园艺对他的意义:“当我拿起花铲的时候,时间变得悠长且暖洋洋,生活中最深的遗憾都不存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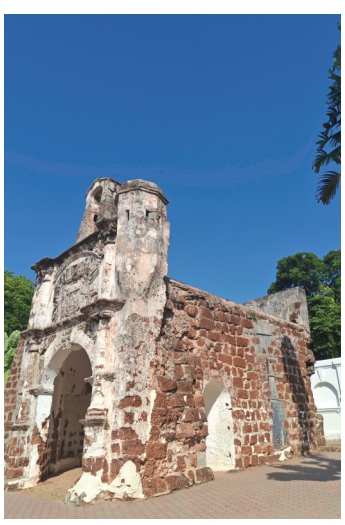
马六甲

马六甲那扇门

梅南频 1954年11月生,宜兴人,出版《爱的春季》《绿叶的光芒》《太阳神》《红茶馆》及长篇小说《砂魂》等。



我们要去圣保罗山脚下看圣地亚哥门,也是法摩沙古堡仅有的遗存。车在红屋老街停下,必须乘坐扎满花朵的人力车才能去古堡,两人一车,在方块石铺就的道上一蹦一跳地前行,风铃不停地发出清脆的声音。



城堡真的很老,红褐色的石块一块块垒着,外面裹着层层剥落的白灰,斑斑驳驳。骑车的陈伯说,这城堡五百多年了,1511年葡萄牙人来到马六甲,看中这条海峡的咽喉位置,就地取材,用当地的红石筑起城墙。后来荷兰人来了,接管、修缮,在拱门上方刻下纪年;再往后英国人下令拆毁整座要塞,仅留下这孤零零一扇门。陈伯得知我们来自中国,特地加大嗓门说,郑和的船队曾多次停靠在这里,带着东方的丝绸瓷器,播撒友善,许多华人留在这里开枝散叶,马来人、华人、印度人长久共处,一代代在这里过日子,把各自的习俗、吃食、话语揉在一起,慢慢酿成了马六甲独有的味道。

我问陈伯:您在这里住了一辈子,觉得马六甲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变化大,也不大。陈伯略加思索地回答,几十年前,这里没有这么多游客,年轻人都想往外走。后来申了世遗,老街慢慢活了过来,人多了,店多了,热闹了。几百年了,朝代换了,殖民走了,时代变了,这座城包容和善的性子,从来没变过。

也许,这就是马六甲的底色吧,一座多国文明交织的古城,商旅云集的南洋口岸。葡萄牙的古堡、荷兰的红屋、英国的街景,层层叠加的历史痕迹,自带了城市厚重的岁月感。

古堡的拱门似乎别有洞天,门洞里阴凉,和外面灼人的日光是两个天地。穿过这道门,身后是圣保罗山,山上有教堂遗址,散落着许多古老的墓碑。如今的它,不再是用来御敌的关卡,也没有士兵值守,没有警报号角。它只是一道残门,一件古迹,那些厚重的历史和沧桑,藏在一块块红石之中,海上的繁华与动荡,征服与和解,最后都沉淀成这一处沉默的遗存。

庆幸的是后人没有刻意美化它,不遮掩伤痕,把真实岁月摊开在阳光底下。这扇门,守着脚下这片土地,安安静静,看着时代流转。成为了当今的网红打卡地。来者驻足回望,想一想海上丝路的旧时光,想一想文明相遇的百般滋味,已经足够。

陈伯说,他世居在红房子边的巷子里,年少时,常在古堡门下奔跑嬉戏。我们普通人不懂什么宏大历史,只知道守着老屋守着老街守着乡亲邻里。很多人慕名来看古城看古堡,其实那些历史都在我们生活里。说来也是,游人来去匆匆,只为一场风景邂逅,唯有本地人岁岁相守,与城共生,与时光同行。

离开的时候我又禁不住回头望,蓝天之下,残门兀立,古炮无言。世间多少雄城要塞,轰轰烈烈地建,又在时光里倾颓消散。一座残存的古堡之门,把马六甲的沧桑悉数包含,这就是古迹的意义。

时间越长,人们越会记住它。